

ЧАСТЬ ПЕРВАЯ

- А ты откуда-то взялся-то, дедко?  
— А божий я...  
— Божий, обшит кожей? Знаем мы вашего бога, таких-то божьих... Говори уж прямо: бродяга?  
— Случалось... От сумы за от тюрьмы не отдался, миленький. Из-под Черчииска ушел, с рубликов.  
— Так-то вот ладнее будет... Каторжный, значит?  
— Как есть каторжный: ни днем, ни ночью покоя не знаю.  
— Ну, мы тебя усвоим... К начальству представим, а там на выслугу определят, пока что.

Толпа мужиков обступила старика и с удивлением ег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ла.

Да и было чему появиться. Сгорбленный, худенький, он постоянно улыбался, моргал глазами и жвачкой зарыл во все вопрены. Его одет был тоже как-то несообразно: длинная, из синей ватины рубаха спускалась ниже колен, а под ней как есть... На ногах были надеты шерстяные бабы чулки и сибирские лапти. Поверх рубахи понатое, а на голове валеная крестьянская белая шапка. За плечами у старика болталась небольшая сумка. В одной руке он держал берестяной бурачок, а в другой... Булу черемуховую палку. Одним словом, необычный человек.

- Бурачок-то у тебя зачем, дедко?  
— Бурачок?... А это хитрая штука. Секрет... Он, уначок-то, меня из тюрьмы выкупил.  
— Он и ты с бурачком-то ворожил в курье, даступил, молодой парень с рябым лицом. — Мы, значит, косились от утору и видно, как по ококам он ходит... Этак из-под рубахи выманит на реку, а потом присядет и в бурачок себе омыть глаза. Ну, мы его и взяли, потому... не прост человек. А в бурачке у него...

曹靖华译著文集

83685

I512.4  
437

# 曹靖华译著文集



\*200328984\*

河南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号

曹靖华译著文集

第五卷

\*

河南教育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大学印刷厂激光照排排版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2.25印张 500千字

1992年7月第一版 1992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400册

ISBN 7-5347-0728-5/1.24

定价:12.10元







## 第五卷说明

本卷收入《苏联作家七人集》、《死敌》、《梦》三个苏联中短篇小说集及高尔基所作速写《一月九日》。

《苏联作家七人集》收入爱伦堡等七位作家的十五个短篇，是《烟袋》（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未名社初版，一九三〇年再版）及《第四十一》（一九二九年六月未名社初版）的合集，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初版（一九三八、一九四〇、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再版），一九三九年八月重庆生活书店初版（一九四二年重庆生活书店、一九四七年上海生活书店再版），一九五一年一月上海三联书店重排一版。《七人集》中部分短篇曾分别结集为《平常东西的故事》（一九三〇年莫斯科中央出版局，一九四二年桂林三户图书社），《平常的故事》（一九三〇年莫斯科中央出版局），《哑爱》（一九四二年桂林三沪图书社）出版。《第四十一》（一九二九年莫斯科中央出版局，一九三八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重庆生活书店，一九四九年二月大连光华书店，一九五八年五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二月外国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单行本。

《死敌》收入爱伦堡等六位作家的十一个短篇，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由重庆生活书店初版（一九四〇年一月再版），一九四六年上海文光书店初版（一九四七年五月、一九五〇年一月、一九五一年四月、一九五四年一月修订再版）。其中部分短篇结集为《星花》，一

057665  
九三〇年由莫斯科中央出版局初版，一九三六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一九四三年九月重庆东方书社、一九四六年十月太岳新华书店出版。《不走正路的安得伦》，一九三一年由莫斯科中央出版局、一九三三年五月上海野草书店、一九四六年十月冀南书店、一九四八年七月华北新华书店、一九四九年东北书店出版单行本。

《梦》收入卡达耶夫等十九位作家的二十五个短篇，一九四二年由重庆中苏文化协会初版，一九四七年九月上海新丰出版公司、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上海文化工作社（一九五一年十月、一九五二年八月、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再版），一九五〇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公司分别出版。部分短篇曾结集为《天方夜谭》（一九四二年六月重庆文林出版社）、《党证》（一九四三年华北新华书店）出版。《七色花》，一九五四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一九五五年五月、一九六〇年一月、一九八一年五月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一月九日》，一九三一年由莫斯科中央出版局出版，一九七二年十二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初版（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一九八〇年二月再版）。

《乐人扬珂》，原载《莽原》第十九期（一九二六年十月）。

本卷所收译文曾由译者作过多次校订。这次收入《文集》时，由编者作了部分订正。



## 目 录

苏联作家七人集 .....	1
鲁迅序 .....	3
译者初版序 .....	5
第四十一(拉夫列尼约夫) .....	9
修订本后记 .....	73
平常东西的故事(拉夫列尼约夫) .....	75
两个朋友(谢夫林娜) .....	137
犯人(谢夫林娜) .....	144
乡下佬关于列宁的故事(谢夫林娜) .....	185
黄金似的童年(谢夫林娜) .....	195
幼儿(伊凡诺夫) .....	199
猪与彼得卡(阿罗谢夫) .....	213
和平、面包与政权(阿罗谢夫) .....	222
哑爱(左祖利亚) .....	228
贵妇人(左琴科) .....	236
澡堂(左琴科) .....	241
平常的故事(涅维罗夫) .....	245
带羽毛的帽子(涅维罗夫) .....	248

委员会(涅维罗夫)·····	253
译后记·····	258
<b>死敌</b> ·····	271
康穆纳尔的烟斗(爱伦堡)·····	273
死敌(萧洛霍夫)·····	287
牧童(萧洛霍夫)·····	305
小无赖(萧洛霍夫)·····	319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萧洛霍夫)·····	350
不走正路的安得伦(涅维罗夫)·····	356
小引(鲁迅)·····	399
女布尔什维克——玛丽亚(涅维罗夫)·····	402
床(涅维罗夫)·····	410
星花(拉夫列尼约夫)·····	416
让全世界都知道吧(潘菲罗夫)·····	459
女贼(左祖利亚)·····	464
译后记·····	481
<b>梦</b> ·····	489
梦(卡达耶夫)·····	491
七色花(卡达耶夫)·····	498
小笛和水罐(卡达耶夫)·····	508
两座城堡(卡达耶夫)·····	514
他们俩(卡达耶夫)·····	520
“小鸟”(法捷耶夫)·····	525
英雄的故事(斯塔夫斯基)·····	533
在顿河流域(萧洛霍夫)·····	551

伤员的故事(伊凡诺夫)·····	557
穿过火网(伊凡诺夫)·····	564
自由的摇篮(吉洪诺夫)·····	569
北极圈外(维尔塔)·····	574
党证(瓦西列夫斯卡娅)·····	580
一个德国士兵的日记(瓦西列夫斯卡娅)·····	587
游击队的女儿(加布里洛维奇)·····	592
从波列西耶来的小姑娘(科洛索夫)·····	596
玛莎(维京斯卡娅)·····	601
冰墓(扬波利斯基)·····	606
侦察员(尼基京)·····	610
荒原上的小站(帕乌斯托夫斯基)·····	615
米哈伊洛(维林斯基)·····	620
小皮鞋(雷尼科夫)·····	623
老人(格罗斯曼)·····	627
妻子(科诺年科)·····	634
罐头盒子(费什)·····	640
译后记·····	645
一月九日·····	659
一月九日(高尔基)·····	661
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鲁迅)·····	691
译后记·····	693
乐人扬珂([波兰]显克微支)·····	695

# 苏联作家七人集

谨以此书纪念

鲁迅先生

译者

## 鲁 迅 序

曾经有过这样的—个时候，宣传有好几位名人都要译《资本论》，自然依据着原文，但有一位还要参照英、法、日、俄各国的译本。到现在，至少已经满六年，还不见有一章发表，这种事业之难可想了。对于苏联的文学作品，那时也一样的热心，英译的短篇小说集一到上海，恰如一胛羊肉坠入狼群中，立刻撕得一片片，或化为“飞脚阿息普”，或则化为“飞毛腿奥雪伯”；然而得到第二本英译《蔚蓝的城》转入的时候，志士们却已经没有这么起劲，有的还早觉得“伊凡”“彼得”，远不如“一洞”“八索”之有趣了。

然而也有并不一哄而起的人，当时好象落后，但因为也不一哄而散，后来却成为中坚。靖华就是一声不响，不断的翻译着的一个。他二十年来，精研俄文，默默的出了《三姊妹》，出了《白茶》，出了《烟袋》和《四十一》，出了《铁流》以及其他单行小册很不少，然而不尚广告，至今无煊赫之名，且受挤排，两处受封锁之害。但他依然不断的在改定他先前的译作，而他的译作，也依然活在读者们的心中。这固然也因为一时自称“革命作家”的过于吊儿郎当，终使坚实者成为硕果，但其实却大半为了中国的读书界究竟有进步，读者自有确当的批判，不再受空心大老的欺骗了。

靖华是未名社中之一员；未名社一向设在北京，也是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但还是遭些无妄之灾，而且遭得颇可笑。它被封闭过一次，是由于山东督军张宗昌的电报，听说发动的倒是

同行的文人；后来没有事，启封了。出盘之后，靖华译的两种小说都积在台静农家，又和“新式炸弹”一同被没收，后来虽然证明了这“新式炸弹”其实只是制造化装品的机器，书籍却仍然不发还，于是这两种新书，遂成为天地之间的珍本。为了我的《呐喊》在天津图书馆被焚毁，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以及未名社的横祸，我那时颇觉得北方官长，办事较南方为森严，元朝分奴隶为四等，置北人于南人之上，实在并非无故。后来知道梁教授虽居北地，实是南人，以及靖华的小说想在南边出版，也曾被搁多日，就又明白我的决论其实是不确的了。这也是所谓“学问无止境”罢。

但现在居然已经得到出版的机会，闲话休题，是当然的。言归正传：则这是合两种译本短篇小说集而成的书，删去两篇，加入三篇，以篇数论，有增无减。所取题材，虽多在二十年前，因此其中不见水闸建筑，不见集体农场，但在苏联，都是保有生命的作品，以我们中国人看来，也全是亲切有味的文章。至于译者对于原语的学力的充足和译文之可靠是读书界中早有定论，不待我多说的了。

靖华不厌弃我，希望在出版之际，写几句序言，而我久生大病，体力衰弱，不能为文，以上云云，凡同塞责。然而靖华的译文，岂真有待于序，此后亦如先前，将默默的有益于中国的读者，是无疑的。倒是我得以乘机打草，是一幸事，亦一快事也。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鲁迅记于上海且介亭之东南角

## 译者初版序

《七人集》要出版了，在百忙中要写几句话，作为小引。

但一提起笔来，一想到《七人集》，无限的悲哀好象黑流似的，又在猛烈的袭击着不曾平复，而且永远也难平复的创痛的心。

《七人集》要出版了，但与它的出版息息相关的鲁迅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一个月零十天了。倘若先生在世，看到它的出版，一定愉快得同自己的书出版一样的。我们知道他诚恳的为朋友帮忙，为青年介绍精神的食粮，是他一生最快意的事。在《七人集》的出版上，他曾用了极大的关怀。但不幸得很，现在《七人集》却做了先生灵前的祭礼！

《七人集》是从前未名社出版的《烟袋》与《第四十一》的合集。关于内容方面，读者自己去看，此处不必介绍了。现在只就它的出版经过，约略的写一点。

大概是一九三三年的冬天了，Y君以为《烟袋》与《第四十一》很有推广到大众中间的必要，于是同我商量，愿介绍给现代书局出版。条件讲好之后，我就费了几天的功夫，将这两本集子的错字仔细校了一下，再把后边的附录——关于作者的介绍，根据新的材料，重新增删了一回。稿子寄去之后，下文就是：不出版，不退回，写信不答复，托人就近询也不理。好象绑票似的，这两本集子就这样被绑了两年多。直到现代关门之后，还不肯把票子放回来。到今年



三月，鲁迅先生才设法托人把它要回来。在四月一日鲁迅先生的信上说：

兄给现代书局的两种稿子，前几天拿回来了，我想找一找出版的机会，假如有书店出版，则除掉换一篇（这是兄先前函知我的）外，再换一个书名，例如有一本便改易先后，称为“不平常的故事”。否则，就自己设法来印，合成一本，到那时当再函商。……

这是在现代关门后，托鲁迅先生就近将稿子讨回，并请：如无可能出版时，可暂存先生处；如有机会出版时，为“出版方便”起见，不妨将原书的次序掉换，另换书名。这是先生将稿子讨回后忆及前信的事。

《第四十一》原有一种插画的本本，图为列宁格勒著名木刻家阿列克谢耶夫(Н. В. Алексеев)所绘，(阿氏曾在先生编印之《引玉集》中介绍过，此外阿氏曾刻有费定之名著《城与年》，为艺术界所推崇，先生据木刻家手拓本，印造单本，并附拙述之万五千字之《城与年》故事，未出版而先生已去世矣！)一看到四月一日先生来信，就想到这《第四十一》的插画本，如果中文纯印插图本，不但助中国读者的兴趣与理解，而且给中国前进的艺术界一点小小的参考。即将原插画本检出寄去。在四月二十三日的信上说：

插画本《四十一》，早已收到。书出版时，当插入。

如果无书店承印时，为着要把这些书广播到读者中间起见，只有自己印。关于印费方面，想自己担负。但在五月三日的回信说：

《四十一》印起来，款子有办法，不必寄。……

在八月二十七日信上说：

良友公司愿如《二十人集》例，合印兄译之两本小说，但欲立一新名，并删去《烟袋》。我想，与其收着，不如流传，所以擅